

金剑啸传

金剑啸传

徐光金 著
金 剑



黑龙江
社

KB22
24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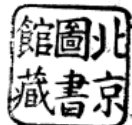
5708/27

金 劍 嘯 傳

徐光金 金 伦 著

黑 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

1988年·哈尔滨



B 591665

金剑啸传

徐光金 全伦 著

责任编辑：张文达

封面设计：徐晓丽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海伦印刷厂印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5.125·插页2 字数106千

1988年12月第1版·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ISBN 7-5316-0477-9/K·7 定价：1.80元



金劍嘯烈士

座落在辽河平原中央、万泉河畔的沈阳，象个醇厚古朴的村妇，以她健美的风姿，闻名于世。

二十世纪初期，沈阳小南城门外有条石砌的顺城街。街前有杂货店、中药铺、当铺、煎饼铺、抽贴算卦，以及各种撂地小商贩；街后有各种各样的赌场、牌九局、大烟馆和低级妓院，颇有“小窗终未明”的风味。就在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典型街巷里，住着一户姓金的人家。

金家以卖技刻字为生。男的没有念过几天书，但能写得一手好字，是一位刻字手艺高超的青年工人。虽说他是满族的后裔，早年家住北京，祖辈在朝廷做官，但随着清政府的腐败和资本主义的入侵，家业渐渐地枯萎衰黄。十九世纪末叶，在沈阳定居之后，落得只剩下了一座残垣断壁、隘陋不堪的草棚。他娶了个聪明、能干的妻子，凭着憨厚、勤劳，开了这爿刻字店，过着淡饭粗衣的生活。他们不雇人，一切自己动手，男的刻字卖手艺，女的拖着即将临产的沉重身子，帮助丈夫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小店铺。他们恩爱如山，全部的希冀，就是女店主腹中的那颗爱的晶体。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东方刚刚破晓，眷恋着沈阳城的淡淡晨雾还没有散开，“哇！哇！哇！”金家的长子坠地了。金记主人终于得到了宽慰，随即给孩子起了个响脆的名字——金承载，妻子理解丈夫的心曲，脸上露出了满意的

喜色。

但是，上帝并不怜悯善良而勤劳的人们。承裁出生的第二年，南满地区发生了一场空前严重的鼠疫，广大的城镇农村都充满了死亡的恐怖。祖父刚刚离开人间还不到二年，几个抽大烟的伯伯和叔叔，现在又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沈阳城内，棺木霎时销售一空，许多死人不得不实行藁葬。然而，死尸的气息，在人们心中尚未平息，一场人祸，又不翼飞来。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九日，沈阳驻军第二混成协突然哗变，在大北关横街一带放火抢劫，广大商民遭逢不幸……形形色色的灾难，把这座历史上有名的古城变成了穷人没有跻身立足的地方。驮着悲痛、拖着苦难的沉重脚步的难民，大量的，大量的，开始离开依恋的故土，奔流异乡。

在凄风冷雨中，金记的刻字店关闭了！失业，象一隻巨大的魔掌，紧紧罩住了这个不幸的家庭。困顿，象条毒蛇，紧紧捆着父亲的脖颈，毒焰劈头盖脑向他喷来。出路在哪里呢？左邻右舍，劝金家早日离开这里，好心的朋友，也关怀着他们一家人的命运。可是，父亲毕竟还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青年人，手中分文不留，别处又不是故乡，究竟到哪里去安身呢？世态炎凉之苦，象浑黄的浊水，冲击着父亲那刚刚阅世的善良心田。

正在这种走投无路、赴诉无门的情况下，沈阳玉盛铭刻字店的朱师傅给金家送来了厚爱。朱师傅是父亲敬重的门师，他的长子朱敬之与父亲是亲如手足的师兄弟。头几年，朱敬之由于家里生活困顿，出走到哈尔滨，现在哈尔滨道里俄国人办的一个印刷局里工作，月薪三十多元，日子混的不

错。一天，朱师傅给金家送来他亲笔写的一封信，让父亲也去哈尔滨谋生。应该说，这是朱师傅的好意，但对父亲来说，感到进退维谷。因为在沈阳，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年迈的外祖父和外祖母，这对依依相命、靠卖煎饼为生的孤寡老人，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眷恋的故土。如果不去哈尔滨，不但有负朱师傅的期望，也无法摆脱死神的跟踪。怎么办呢？……考虑再三，最后，父亲还是定下了离开沈阳的决心。

一个星期之后，热气腾腾的小草棚，渐渐地，冷落了下来。瓶瓶罐罐，被收买旧货的小商贩弄走之后，那所住了三代人的老草屋，也在压低价钱寻找买主……看到这一切，父亲的心象铅块一样的沉重，母亲也象搅碎了五脏六腑，常常独自流泪。虽然小承载还不能理解世态的真情，但在他的心中，却深深地留下了这段辛酸苦难的伤痕。

终于，到了启程的时刻！借着暮日的余光，他们告别了愁满忧肠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告别了泪水挂满两腮的亲朋；告别了陶冶人们优美性格的故乡。父亲挑着仅有的家当，母亲背着得天独厚的儿子，手提一个小小的布包，缓步向火车站的方向走去……

谁能料到，这次告别，最后变成了永别！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能回到沈阳。

二

一九一三年初春的一个早晨，金家到了祖国的塞北边

城——哈尔滨。

哈尔滨是近代的一座新兴城市。据说百年前，这里却是一个住户寥寥无几的小乡镇。一条弯弯曲曲的松花江，贴着镇北边湍急地流着，象乳汁般的江水，哺育着两岸的无数的穷苦人民。一八九八年中东铁路开始修筑以后，欧洲各国许多谋生者，包括数量很大的白俄，纷拥杂沓而来，他们招雇来自山东、河北和东北农村的农民为苦力，将这个偏于一隅的乡镇，逐渐地建设成为一个受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抢夺的颇有西方特色的“洋场”。原来荒草丛生的埠头区，建设一条中心的中央大街，南高北低。街上，有琳琅满目的商店、电影院、钟表店、照相馆、饭店、洋行、皮货庄、公园、报社、学校、教堂……楼房一幢连着一幢，同美丽的太阳岛一起，它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势力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乐园。越过霁虹桥，就是南岗。虽然它没有道里那样的繁华，但它是外国侨民的舒适美观的生活区。帝国主义在这里设立了军警、司法和领事馆，高大的楼房，鳞次栉比。原来只有一个大车店和一个粮站的道外区，也发展成了中国商民集居的繁华地区。虽然哈尔滨当时正在建设，但比起古香古色的沈阳城来，它确实称得起是一座文明开化的大都市。

初春的哈尔滨，天气很冷，到处仍是冰天雪地。可是，清晨的空气里，却充满了热闹的气息。小商贩的叫卖声、车夫的吆喝声和教堂的钟声汇成一片，构成了一支大城市早晨特有的交响曲；穿着长袍或是皮袄的商人庄重地迈着方步，小职员急匆匆地赶去上班，在覆盖着一层坚实厚雪的石铺的鳞街道上，有钱有势人的马拉雪橇一闪而过……这一切，真

令人飘然欲醉！承载的心灵里，也就第一次打下了爱美的烙印。

承载高兴极了，一丝满意的微笑爬上了他的弯弯的嘴角。他望望这里，又望望那里……然而，这些美丽动人的画面，没有容他多觑几眼，妈妈紧紧地抱起他，紧跟父亲的脚步，很快离开了摆满地摊的火车站，住进了一家客栈。父亲叮嘱母亲不要出房门，自己要去拜访朋友，顺便找点事情做做。母亲温顺地应着。父亲兜里藏着朱师傅写的那封叠得板板正正的信，按照信上写的地址，信步走出了栈店的大门。

三天后，由于朱敬之的帮助与安排，金家终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这是座落在道外十六道街边的一幢茅草顶、泥坯墙的房子。屋内比较窄小，有一个半间厨房，还有一个只能摆一铺炕的房间。可能是长期没有住人的缘故，地面上还散发出一股冲鼻的霉气味。窗洞不大，难得透进多少阳光，天还没黑，屋里就暗得人影模糊了。多亏好心的邻居们，帮助清扫了一下，朱敬之等朋友，又弄来了米和柴禾，终于，开始生火做饭。这是金家离开沈阳后第一个卜居的地方。

当天，金家在新居的小屋里，为来帮忙的朋友、邻居，准备了一顿午餐。母亲端上酒菜。朱敬之边饮酒，边兴致勃勃地对父亲说：“师弟，豪华的哈尔滨城市生活，没有职业的穷人家是无法生存的。您是家父的得意门徒，手艺高超，我打算资助您办个刻字社，过些日子，咱们再凑钱合资办个印刷局，让哈尔滨的人开开眼界！也好让后生们仿效您苦苦奋进的精神。”在座的人都点头应着：“这倒是一件好事。”父亲感激地说：“谢谢师兄和在座的帮助，不过，太

过奖了！我只图能有个淡饭粗衣的生活，至于，其他……”朱敬之哈哈大笑起来说：“其他什么？一切会好起来的！”

果真不差，没过几天，金家门前挂出了一块白地黑字的木牌，上书：“文业堂刻字社”。从此以后，开始了金家生活旅程中又一段重要航程。

三

“文业堂刻字社”的门打开了！父亲重新操起那把修长的刻字刀，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总是伏在灯光昏暗的台桌上，刻呀，刻呀……雷声隆隆的盛夏，讨厌的蚊子在耳边嗡嗡地飞舞着，叮着父亲的耳朵、嘴唇、眼皮、手、腿、脚面，肿起了一个个的大红包；北风凛冽的寒冬，泥坯的墙到处是裂缝，一阵阵冷风从墙缝中钻进来，吹得父亲不断地打寒颤。然而，父亲的脸上从不流露出一丝为难的情绪，总是以那宽厚而勤劳的手，跟穷困的日子进行着顽强的搏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修长刻刀的上下飞舞，在一块块的刻件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清晰的字样。父亲的技艺，渐渐地得到了远近顾客的称誉，同时，也给童年的承栽带来了追求美的影响。

承栽生性喜静。父亲操作在刻字台，母亲支撑小店的内内外外，他便独自蹲在门口，呆呆地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和丛竖在道路两旁的各种各样的房屋……尤其，美丽的哈尔滨的冬天；蹲在屋里，隔着窗洞的玻璃向外眺望，在一片幽

静的、洁白的雪的世界里，林木的枝叶已经稀疏，但上面挑着朵朵雪花，形成了各种奇妙的图案，真是令人摧心悦目！彩色缤纷的生活世界，陶冶了承载儿时的美的心灵。他时常暗自在想：“要是自己有父亲那样的本事，定把这迷人的景色画下来！”

有一次，父亲出门办事了，趁母亲忙着家务的机会，承载悄悄地走到父亲的操作台旁边，从抽屉里拿出了所有的刻字工具，放到父亲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台桌上，在一个半成品的字件上刻了起来，结果划得十分破碎。父亲进屋后，笑容顿时消失了，但没有责怪他，而是耐心地折掉被划破的废件，重新换上了一块新料。以后，他就再也不往字件上乱刻了。他象突然明白了许多事理，盼望自己快快长大，象父亲一样，能刻出许多好看的字来！

但是，小承载的性格倔强。有一次，他在外面与邻居的孩子一起嬉戏，结果被一个比他大的孩子打了。妈妈出来拉他，他赖在地上不起来，拳头象捣蒜那样在地上敲打。妈妈把他抱回了家，他又跑了出去，冲到那个比他高出半个脑袋的男孩面前，非要跟人家见个高低不可。没有办法，那个男孩和家长只好向他赔不是，他才算罢休。

人们都说承载的天资聪明，这也许不假：他不到五岁时，就能背出十几首古诗；六岁那年，就能照葫芦画瓢地画出各种各样的动物、房屋、山水……的素描画。在远近周围同龄的孩子中，他稳稳坐住了魁首席位，受到了左邻右舍的赞赏。但由于环境所迫，他一直参加野孩子堆里，同父母分享着忧愁和饥寒，度着朝不保夕的穷困日子。

虽说命运之神对待小承裁是那样的刻薄，但父母却不惜一切来爱他，把他视为唯一的珍宝。父亲虽然有点文化，但识字不多。母亲出身贫寒，从小没有上过学，一个大字也不认识。痛苦和烦忧，时常使他们梦绕魂牵。他们认为，过去受苦的根儿，就是金家没有一个识大字的人。有了文化，也许就能过好日子吧！所以，就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一心想让孩子读书。承裁从小也很愿意读书识字，总哀告妈妈让他上学。做母亲的总是千方百计满足孩子的渴求。一是生活有了着落，二是孩子得天独厚，出落得壮实、修长，八岁的孩子，竟有自己耳朵那么高。经和父亲商量，便让孩子入学读书。这样，承裁就背起书包，到离家不远的正阳小学读书去了。

四

一晃几年过去了。金家摆脱了困顿，踏上了小康的台阶。承裁入学的第三年，父亲与朱敬之等人合资创办了“文业堂机械印刷局”。雇了五、六个伙计，还招收了十几个学徒，父亲总管店堂。金家也就回掉了道外十六道街的房屋，搬进了桃花巷三十九号的新居。

这是一幢中国旧式的青砖两层楼房。门窗高大，屋内敞亮。伙计和学徒住在楼上，楼下的店堂里，放着一张写字台和两张刻字的工作台，玻璃橱窗，摆着各种各样字体的样品。楼的后边，有三间砖瓦结构的平房。东屋是客厅，西屋

是住房，当中一间是厨房。每间屋子的窗户当中都镶着明亮的玻璃。对着西屋窗户不远，还有一个光线很暗的小仓房，里面放着样子、煤和各种不常用的东西。房脊两侧，是一人多高的围墙，与前面的店堂楼房紧紧的衔接在一起，中间形成一个非常宽敞的院子。金承裁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度过的。

但是，新居并没有给承裁增添更多的温情。搬进新居前，他又多了一个弟弟，进入新居后，妹妹也降到了人间。添人进口本是大喜事，然而，对得天独厚的金承裁则变成了一个难易吞咽的苦果。自从弟弟妹妹出世之后，父母把自己对他的爱分出了一大半给了弟弟妹妹，他失去了家庭的厚爱。在家里，他更多的时间是和伙计们在一起，并从他们那儿得到了欢乐和希冀。这种独特的生活环境，从儿时起就培养和形成了他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侠义性格，也就是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的思想根源和巨大动力。

在学校里，金承裁是个十分用功的学生。他不仅课堂上能用心聆听老师的教诲，而且课后仍留在教室里认真地完成作业，即使回到家，书也不离手，强烈的求知欲，使他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学校的启蒙语文课本，他不但能背诵如流，他的作文，在班级里谁也赶不上他。在图画方面，他自幼就爱好，现在一有老师教了，他更感到兴趣，画的也更出色，学校曾多次展出他的素描和风景画。但是，唯独最令他苦恼的是算术课，那些难以理出头绪来的阿拉伯数字，枯燥无味，上一堂算术课，简直是受刑一般地难受。尽管这样，他考试的总成绩，每个学期仍是名列前茅。老师们称赞他，

同学们也乐于和他接近，他成了正阳小学里师生话题中的贵子。然而，就在这个时期，他却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时代气息的强烈感染。

当时，正值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时期。一天的清晨，和往常一样，金承裁吃了早饭，背着书包去上学。往日，桃花巷的早市很热闹，沿道摆着各种各样的货床、地摊，各地的乡民，有的背着卖粮口袋，有的提筐挎篮，还有的撂地放上几件破旧衣服和瓶瓶罐罐；更有……上市的货物不多，但看热闹和闲游的人可不少，从早到晚，到处是吵吵嚷嚷的声音。可是，今日这条街，却静悄悄的。街上听不到小商贩的叫卖声，也不见玩童在街旁嬉戏、喧闹，人们都低头耳语，投射着惊慌的目光。“发生什么事啦？”金承裁那童稚的心灵，立即产生了一种好奇感。他先是一阵犹豫，然后悄悄地离开了桃花巷。在耳街的路口，他看见正阳大街上围着很多人，交通全给阻塞了。人群中间，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在演讲，讲些什么内容，他全听不懂，但他却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国家被外国侵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正想问一问旁边站着的一个大人。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走，找傅疆算帐去！”人群扰动了一下，立即又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人海洪流，手执小旗，高呼着口号，沿街向滨江道尹公署涌去……

承裁站在街旁，呆呆地望着象潮水般涌去的人群。他只知道傅疆是滨江道尹，但不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去找道尹。回到家里，他如实地告诉了父亲。其实，父亲早已耳闻目睹了。但只是不想让儿子知道，所以随口含含糊糊地说：“你

不懂，只管读你的书，不要随便乱说！”在他的心中，父亲的形象是至高无尚的，父亲指的方向，就是他所走的道路。至于走到那里，他以前没有多想。可是那洪亮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争回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还有那激动人们思想感情的生动场面，却在他平静的心湖里激起圈圈涟漪。这一夜，他失眠了……

五

一九二三年暑期，金承裁高小毕业了。从此以后，承裁和他的同学，都各奔前程，有的升学，有的干活，有的去做买卖。有钱家的孩子，继续念书、升中学。穷人家的孩子，都失学了，有的在家帮助父母干零活，有的卖工学艺当柜腿子。全家虽然不是富贵尊荣的大户人家，但文业堂的生意很兴隆，也是桃花巷少有的小康之户。正是这样，金承裁也就踏进了三育中学的报名处。

三育中学是基督教会捐款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洋奴买办阶级工具的学校。它位于道外的保障街，环境清静优美，每当人们经过这里，总是要从门外偷偷地向里面觑一眼。但是，金承裁万万没有料到，参加考试的人是那么样的多，黑压压地坐满了好几个教室。遗憾的是，最后只能录取七十名。经过考试，金承裁以成绩优秀的条件被录取了。

比起一般的学校，三育中学的新派思想比较活跃。教员中有不少是外地来的大学生和日本留学生，开设的课程很新

额。学生不仅要学习经学、历史、地理、文学、美术、音乐，教员还要教学生学习自然科学、数学、以及课本上没有的……这些，金承裁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在这里，他就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求学的学生，象个贫血、饥饿得太久的人，一下子扑伏在知识的餐桌上，狼吞虎咽起来，以致时间的流水从他身边滑过，他也没有觉察到。他只有一个心愿，充分地支配自己的全部时间，刻苦学习，专心打好学问的基础，将来能为人类多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在丰富多彩的功课中间，最使承裁入迷的是文学，尤其是新诗。他的语文王老师是一位与当时地下党团员有接触的进步青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在文学上有较深的造诣。王老师在课堂上讲授时，不仅仅限于课本上的东西，他还讲一些国际形势，借以扩展学生的视野，开拓学生的生活领域，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有时，他把自己读过的风行一时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或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新东西，在课外时间指点给一些学生看。在这种新思想的影响下，金承裁开始接触了鲁迅、茅盾、冰心……的东西，也接触了普希金、高尔基、巴尔扎克……的作品，可以说他真正接触了堪称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它们打开了承裁的心扉！他兴奋、陶醉，然而更主要的是他从中获得了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他象海绵吸水一样从中汲取了革命思想。特别是高尔基的那笔触锋利的《海燕之歌》，和普希金的那抨击农奴制度，歌颂自由与进步的《寄西伯利亚囚徒》，更使他爱不释手。这些作品，他不仅能整篇整段的背诵，而且还经常把那些诗作中最精辟的句子，摘录下来作为自己陶冶性格与情操的座右铭。

金承裁后来用的笔名——“巴来”，就是从《海燕之歌》的名句“暴风雨就要来临了，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中，采用俄语第一个字母的“巴”与中国字的“来”字组成的。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暗自下定决心：将来定要成为一个文学家、诗人！

在醉心于文学的同时，金承裁对于美术也开始了探求。他觉得，文学这个工具，能表达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一些看法，也可以披露劳苦大众的遭遇上的悲哀，然而，绘画在人们的眼前，又显得更直观，更形象，更逼真！他决定向这方面试探着理想的脚步。他除了笃诚地向美术老师学习一些素描、写生、透视、天线等技术手法，更注重的是到秀丽多姿的郊外、道外公园去写生。尤其，被夕照紧紧拥抱的松花江畔，炊烟袅袅，白帆点点，充满了落日熔金的壮丽诗意，它在承裁的眼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令人神往的世界。他决定将这些绚丽多姿的风光，源源不断地收进他的画卷。显然，他在文学方面已经表现出浓趣和才能，然而，绘画也在他的心灵深处占据了一个牢固的位置。

金承裁从童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孩子，十分酷爱戏剧和音乐。他喜欢高尔基的《小市民》和《底层》的剧本，也喜欢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雷雨》，但始终没有看过舞台上的演出。当时，他家居住的道外地区，文化领域很荒凉，没有一个正式的剧社团体，除了偶尔从外地来个戏班子唱唱旧戏，再就是北市场有些街头艺人，但他们的艺术粗糙，唱词生涩，甚至夹着低贱的洋气。这些，都无法满足一个爱好文艺的少年的渴求。他时常在心里萌动：“等我成立一